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 (1951-1953)

知泉法師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研究生

一、前言

1949年春天，青年時期的星雲大師（以下簡稱青年星雲）¹ 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輾轉於中壢圓光寺、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幾度流離奔波，直到1951年12月受新竹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1907-1966）之邀，前往由大醒法師（1900-1952）所主持之「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工作。

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期間，近距離觀察了台灣佛教僧伽教育現況，在任教半年後寫下〈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² 表達對僧伽教育改革的建言；另一篇是在講習會任教逾一年，應《人生》雜誌創辦四週年的邀稿，投書〈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³ 這兩篇文章是星雲大師著作中，最早關於僧伽教育的現況與建言的論述文章，文中談及其對台灣佛教僧伽教育的觀察與實際參與之經驗，反映台灣僧伽教育的窘況及青年星雲對於僧伽教育

1. 「青年星雲」之稱，為闡正宗對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之稱呼。本文所探討之年代為1951至1953年間，青年星雲當時年齡大約26、27歲，故此篇論文沿用「青年星雲」稱呼。
2.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新竹：靈隱寺，民國41年5月10日出刊。
3.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5卷第1期，1953年1月。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之期待、理念與實踐方向。台灣佛教講習會是青年星雲人生中首次承擔僧伽教育工作，此次經驗對於其日後在開辦壽山佛學院乃至東方佛教學院格外重要，在星雲大師的許多著作中也常見他提及講習會的點點滴滴。

關於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期間之相關研究不多，闕正宗在《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⁴書中介紹台灣佛教講習會之緣起、擔任教務工作及改革教育理念較為詳細，黃赫東的《星雲法師佛教復興運動初期發展之研究》中也有一節介紹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成立經過。

本文主要以青年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兩篇文章為核心，探討青年星雲所萌芽的僧伽教育改革思想及理念與實踐，反思當時台灣早期僧伽教育的問題。

二、台灣佛教講習會與青年星雲

「台灣佛教講習會」是台灣光復後創辦的第二所有名有實的僧伽教育單位，講習會於1951年11月18日開學，由大醒法師擔任導師，但1951年12月大醒法師病倒，因此，時任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商請星雲、心悟、心然法師等人前來協助開辦講習會。關於任教的經過，據星雲大師回憶，大醒法師曾寫過多封信邀請他前去擔任主任秘書，但因為他不懂公文行政，自覺沒有資格而婉言謝絕，⁵後來，「講習會在大醒法師中風後，一時無人領導，承蒙他們屬意，

4. 闕正宗：《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高雄：佛光文化、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8年。

5. 星雲大師：〈宗教人士·大醒法師〉，《星雲大師全集225·參學瑣憶1》，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頁76-77。

要我負責教務」，⁶於是青年星雲就到講習會擔任國文講師兼任代理教務主任。

青年星雲、心然和心悟三位法師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時，對講習會的課程作了一番調整，更重視僧青年的精神教育與多元的課程安排，據心然法師回憶：

我們的精神教育是些什麼！就是合符時代合符人心，合符教理的中正的趣味性。用這趣味性來配合佛學院行政的制度，則僧青年們不感到院的麻煩討厭；用這趣味性配合課程，則僧青年們不覺到課門的單調。如果教授（方）法也配合這趣味性，那僧青年們更不感到講課的枯燥。這樣還不夠，還要有在每一堂課程之中參（融）入很有趣味的愛教思想和愛本身的思想。這樣，僧青年們因為興趣的關係，無形之中，思想純一了，意志堅定了，精神也健康了。⁷

講習會的課程不只重視學生的精神教育，更有別於台灣傳統的僧伽教育僅偏重義理和經懺學習，除了講解經典、戒律、佛法概論外，另有國文、國父遺教、科學常識、中國史地等世間學課程。而為了充實講習會的師資，青年星雲還邀請了中國石油公司苗栗出礦坑研究所的幾位科學家，如李恆鉞、程道腴、許巍文等，每逢星期日前來教授社會學的知識。⁸程道腴認為：「這充分表現是要以入世利生的姿態，把佛教人間化。」⁹

6. 星雲大師：〈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致敬〉，《百年佛緣 1·僧信之間》，台北：國史館，頁 37。

7. 心然：〈關於僧青年精神教育〉，《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6。

8. 星雲大師：〈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禮敬〉，《百年佛緣 7·僧信篇 1》，高雄：佛光文化，2013 年，頁 133-134。

9. 程道腴：〈佛教的黃埔〉，《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7。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此外，講習會課程更融入了課外活動：

如文的方面：辦壁報、辦院內刊物、圖書寫生、閱讀無害思想而有趣味的書。武的方面：各種運動的體育：遠足、勞動等。總而言之，只要使他不但無害而有利益，要使他在趣味當中常常的感到興奮！總覺得佛教可愛，佛教偉大！學院可愛，學院偉大！願承擔的做一個佛教的宏教者，這才算教育成功。¹⁰

據當時學生回憶：

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所創辦之臺灣佛教講習會，初由導師大醒法師領導，後以大醒法師有病，創辦人無上法師遂聘請星雲、心然、心悟三位法師主持教務，一切課程重新改訂。以三位法師慈悲熱誠，且富於民主的作風，故學生擠擠（濟濟）一堂，如坐春風，學業於是乎蒸蒸日上；師生之感情融洽無間，其樂更是無窮！第一學期結束後，曾出有第一學期特刊，成績斐然，頗博各方之讚譽！¹¹

大醒法師患病後，原就讀於講習會的 15 位青年退學，青年星雲、心然和心悟三位法師接管教務工作後，以民主開放的學風領導，重新安排課程佛學與世間學並重，重視學生的精神教育與學生的學習狀況，讓原本因大醒法師患病而學習心情受影響的學生，如沐春風，學業蒸蒸日上。

10. 心然：〈關於僧青年精神教育〉，《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6。

11. 學生：〈講習到台北〉，《人生》第 5 卷第 3 期，1953 年 3 月，頁 9。轉引自關正宗：《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頁 84-85。



新竹靈隱寺「台灣佛教講習會」，前排左起為關凱圖（日文老師）、幻生、星雲、無上、律航、甘珠活佛、慈航、演培等法師。（圖 / 佛光山寺提供）

1952年5月10日，講習會第一學期結束，演培法師從香港被聘來主持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並將原本男女合班上課改為分班上課，男眾留在靈隱寺，女眾遷到圓光寺。新聘的靈根法師教授佛學兼任監學，青年星雲繼續教授國文，直到1953年春天，講習會從新竹搬到台北善導寺，青年星雲未再獲聘教職，教書生涯至此結束。¹²

青年星雲之所以離開佛教講習會，是因為他在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教席的同時，也是《人生》雜誌編輯委員，對於佛教時勢及中國佛教會改革一向敢於建言，可能無形中得罪了教界長老與中國佛教會，所以不再被續聘。星雲大師後來在著作中提到：「我受

12. 黃赫東：《星雲法師佛教復興運動初期發展之研究》，佛光大學宗教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60-61。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聘擔任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台北後，就不再請我教書。」¹³

三、青年星雲之僧伽教育思想與理念

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工作，從1951年底到1953年春天，這一年半的時間，他對於當時台灣佛教僧伽教育發展現況有近距離的觀察，先後寫下〈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及〈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這兩篇文章是青年星雲對於早期僧伽教育的看法與理念，對於其後來到高雄壽山寺成立壽山佛學院，實踐以教育培養人才之理念，有重大的影響。下面將從早期僧伽教育狀況談起，探討青年星雲佛教教育改革的思想及理念。

（一）台灣早期僧伽教育發展情況

有別於大陸寺院只開辦招收出家僧眾的佛學院，當時台灣佛教因受到傳統齋教及日本佛教的影響，佛教界仍以齋教形式居多，因此佛學院的學生除了出家僧眾也有在家男女青年。青年星雲認為，「僧教育」不應只局限於僧眾，在家信眾也能受教育，故應該重新定名為「佛教教育」，他主張：「在過去大陸上，佛教教育的名稱是叫做『僧教育』。『僧教育』這一個名詞在台灣並不適用，因為台灣受教育的教徒並不限於僧眾，在家的男女信眾一樣可以進入佛教的教育機構讀書。」¹⁴

13. 星雲大師：〈要爭氣，不要生氣〉，《往事百語1·心甘情願》，台北：佛光出版社，1999年，頁79。

14.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5卷第1期，頁6。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期

1949 年到 1953 年台灣佛教的僧伽教育狀況，青年星雲認為辦學成果不彰，他說到：「記得四年前初到台灣的時候，聽到台灣佛教教育的名稱計有：台灣佛學院、新竹佛學院、靈泉佛學院、靜修佛學院、觀音山佛學院、獅頭山佛學院等，真是烈烈轟轟，而今都是如泡如影罷了。」¹⁵ 至於汐止彌勒內院，只是幾個有佛學素養的人專門研究的地方，談不上是佛教教育機構；而慈航法師創辦的「台灣佛學院」及大醒法師興辦的「台灣佛教講習會」雖較具規模，但維持時間不長，青年星雲感慨地說：「學生的人數既少，程度又不齊，這兩個講習會，正如《海潮音》記者說得好：『都在岌岌可危中，不知道什麼時候關門大吉。』」¹⁶

對於當時佛教界普遍迷信、佛道不分的情形，青年星雲一來深感教育對佛教界的重要；二來感嘆僧尼得不到良好的僧伽教育。僧青年一旦知識匱乏，如何能荷擔如來家業呢？因此他疾呼：「本省如何迫切需要佛教教育，這是不消說了。本省僧徒的水準低落，迷信的氣焰熾盛，可以說若再不靠教育來挽回頹風，正信佛教面臨滅亡的邊緣將是不遠！」¹⁷ 更強調：「新佛教需要僧青年，僧青年需要新教育；僧青年，是新佛教的主人翁；新教育，是僧青年的原動力，新佛教不能缺少了僧青年，僧青年不能缺少了新教育！」¹⁸

雖然僧伽教育現況如此衰頹，青年星雲依然抱持積極樂觀的態

15.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 5 卷第 1 期，頁 6。

16. 同註 15。

17.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39。

18. 同註 15。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度，「我認為要興隆佛教，唯有把佛教教育辦好才有希望」。¹⁹ 他懷抱著對僧伽教育的熱忱，期盼台灣佛教界能重視僧伽教育，因為青年是佛教未來的希望，佛教不能沒有青年，佛教僧青年更需要有方法、組織和計畫的佛教教育單位來培養。

（二）青年星雲的佛教教育改革思想

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執教四、五個月後，由於近身觀察台灣僧伽教育，進而促發他對於佛教教育的改革理念，認為釋迦牟尼佛當初講經有六種成就，今日辦佛教教育也必須具足六成就。²⁰

興辦佛教教育所需具足的「六成就」，青年星雲首先提到「處成就」：

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和簡單的事，當初教主說法也要有六種成就才開始講經。今日佛教教育當然少不了種種因緣成就而才能成功。……今日在此省佛教教育，地點不成問題，台北善導寺、新竹靈隱寺、中壢圓光寺、板橋圓通寺、大湖法雲寺……等處，他們都很願發心供給處成就來辦教育。所成問題的就是教師、學生、經濟三項。²¹

從引文可知，當時在台灣創辦佛教教育的地點（處成就）是具足的，但是辦學能否成功，還需師資（主成就）、學生（眾成就）、課程（聞成就）、辦學的經費（信成就）、辦學時間長短（時成就）種種因緣才行。對於當時僧伽教育師資不具足的情況，青年星雲提到：

19. 同註 15。

20. 同註 15。

21. 同註 17。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期

做教書匠的人是要有一股傻勁的，單憑學問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熱忱和精神。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做老法師的人除非他是發大乘菩薩心。他是不願意教書的。（請老師你們原諒我）是什麼原因，我不想說了。年青的法師，又沒有人去發掘，又沒有人肯誠懇的去請他們，居士沒有做和尚，他們有妻子、兒女，他們有生活問題，他們不能把整個時間賣給佛教……

佛教裡有志從事教育的人不多，老法師不肯教，年青法師不肯請，再不為教書的人打算，我想，大傻瓜是沒有多少的。²²

青年星雲點出當時台灣佛學院師資匱乏的問題，「教師」是辦教育六成就中的「主成就」，但佛教中有志於從事教育的人不多，「老法師不肯教」、「年青法師不肯請」，即使擔任教師，卻未受過新佛教的教育，「熱心主持教育的人數稀少，再加上奮勇向上的讀書眾不多，對教育具有信心而肯資助的又不多見，這種教育該怎麼辦？」

除了師資問題外，辦學六成就中的「眾成就」是學生，當時的學生狀況是：

本省女眾方面有志於學的人很多，可惜的就是沒有地方成就他們，談男眾佛教青年就真太可憐了。本省佛教不興的主因，就是青年和尚太少！即使有幾個，他為了不受經濟的束縛，都走上經懺的道路，或在懷疑，設若本省有了佛

22.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40。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教男眾教育機關，恐怕學生還沒有地方去招（應該說去請）呢！

我們並不是說本省男眾青年一個都不肯讀書，例如：講習會同學吧，它們苦學的精神令人非常可佩，有幾個是趕了幾年的經懺，儲蓄了一點錢而來讀書的，錢用完了，也是他們回家的時候了。有幾個是家祖老和尚不許可，自己硬掙扎著出來讀書的，能說他們都是不上進的青年嗎？

過去因為男眾青年少，辦教育的人不得已，也只有男女兼收，拿女的湊湊數了。……²³

當時台灣學佛的女眾普遍多於男眾，但有志於求學的女眾雖多，卻沒有一個適當的僧伽教育單位能提供女眾學習。男眾又因為常住寺院需要經濟的支持，常常讀沒幾個月書就要去趕經懺，因此「本省佛教不興的主因，就是青年和尚太少，即使有幾個，他為了不受經濟的束縛，都走上經懺的道路」，可見當時趕經懺仍是一般佛教寺院賴以維生的經濟來源。大師後來在《覺世論叢》中感嘆：「臺灣這個地方，佛教僧青年很少有讀書求知的志願和熱忱，因為沒有青年男僧讀書，所辦教育，故索性以女眾為主，言之殊令人為佛教的教育前途痛心！」²⁴

此外，辦學不可或缺的是「經費」，青年星雲認為，經濟的來源就是建立在「信成就」上：

本省辦佛教教育的經濟，無庸諱言的，是建立在信成就上，

23. 同註 22，頁 40-41。

24. 星雲大師：〈欣聞女眾佛學院開辦〉，《覺世論叢》，1965年7月，頁 41。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期

失去了眾人的信仰，大家不拿錢出來，教育就是辦不成的，省分會主辦教育籌款方法不外是令各縣支會募集，或是聘請董事們分擔，我們以為只要有苦幹的精神，做出多少的成績給人看，喚起各寺院有錢的住持知道今日佛教教育的重要，不要只有命令而不去執行，不能人在家中而靠公文旅行，經濟問題如能照此去做，重重難關一定會打破的。²⁵

青年星雲呼籲佛教界辦學者要有親力親為的苦幹精神，如此才能辦出成績，而這樣的僧伽教育肯定能受到信眾的護持，長長久久的辦下去。

除了教師、學生、經濟，課程（聞成就）也是很重要的一環，青年星雲認為：

辦教育是培養人才，是要學生能學以致用的，因此對於課程方面，又不能不切合實用。還有本省佛教青年讀書的風氣低沉，所以應該提高學生的讀書興趣，他們對佛教的關心不夠，應該要提高他們為教的精神。²⁶

佛教教育課程的安排必須符合學生的需求，要契理契機才能學以致用。因此，透過多元豐富的課程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更要增加宗門思想加強學生為教的精神，養成「佛教第一，自己第二」的精神，只要對佛教有利益的，自己就要犧牲；只要對佛教有好處的，自己就要奉獻；凡事以佛教第一，自己第二。

青年星雲亦關心佛學院學生未來的出路，他認為：

25.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40-41。

26. 同註 25，頁 41。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辦教育培養人才是培植一些弘法利生的人才來護持佛教，並不是花很多錢來教一些將來回小廟子管油鹽柴茶米的當家方類之流，我們不容否認的，每次所受過教育佛教的青年，都一批批的還是回到深山中過著青磬紅魚的生活，對佛教弘化方面一點也不發生影響，這樣的教育辦上一百年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用！這個並不是學生本身不好，而是他們所學的不夠應用，再加之，佛教造就了他們，但沒有替他們指出一條出路，你幾曾見到過佛教會介紹過那一位受過教育的青年去弘法的地方服務？我們為了不把辦教育的精神力氣和錢才白費，青年受過教育後的出路，也不能不替他們有個切實的考慮。²⁷

當時佛教缺乏佛教事業，佛學院學生畢業後只能回到原來的寺院，繼續以經懺維生，對佛教弘法教化沒有實際上的幫助。因此，青年星雲呼籲中國佛教會要提供僧青年弘法的舞台，提供多元的佛教事業，用心為僧青年找未來弘法的光明大道。

最後，辦學時間長短的「時成就」也影響學生的教育：

過去本省辦的佛教教育，成績之所以不太好的，就是因為時間太短促。區區幾個月，能造就什麼人才？而且一年半載的教育也不易招生，學生以為一年半載學不到什麼，也就免了來回的跋涉了。此次台省佛教分會辦三年，實是明智之舉。我們更希望三年、十年、二十年的繼續辦下去，那麼，聞成就也就自然具備了。²⁸

27. 同註 25，頁 41-42。

28. 同註 25，頁 40-41。



1952年靈隱寺台灣佛教講習會學生上課情形

辦學年限過短，學生接受的僧伽教育不夠扎實，學習不到什麼，難以培養出好的僧伽人才，對於佛教未來的發展，仍然是困難重重。因此，1952年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結束後，台灣省佛教分會有鑑於僧才培養的重要性，因此將講習會擴充為三年，並將台灣佛教講習會改稱為「台灣佛學講習會」。高度重視佛教教育和思考的青年星雲，對此項政策表達高度肯定。

此外，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期間，青年星雲看到女眾佛學院多次被遷移，沒有一個好的地方可以安心讀書，他感慨「雖然台灣佛教男眾教育今後漸漸走上康莊大道，而女眾的卻一天一天的沒落」。²⁹這裡可以看出，大師男女平等的理念，從早期僧伽教育的反思中早已顯現。

29.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五卷第一期，頁6。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時間只有一年半，是他人生首次從事僧伽教育工作，在執教的生涯中，他看到台灣佛教僧伽教育因為組織規劃與方向的不明確，讓有志於投身佛教弘法事業的青年得不到好的佛學教育，學有所成後又沒有管道可以發揮，因此透過佛教教育「六成就」，向佛教界諸山長老大德提出建言，希望喚醒更多人對佛教教育培養人才的重視。

四、結語

青年星雲雖然無法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施展其改革僧伽教育的理念，但這段擔任教師的經驗，以及其所主張的「辦學六成就」，為日後其創辦佛學院提供很重要的資糧。他以「教育培養人才」作為弘法的重要目標，內心一直醞釀僧伽教育的架構與辦學計畫，這個願景終於在 1965 年實現，他在高雄壽山寺創辦了壽山佛學院，訂定「三年學制」辦學，並為學生設想畢業後的未來出路，為佛教培養各領域人才，讓學生發揮所學，經由佛教事業來發展佛教。

星雲大師 1949 年來台，至今弘法超過一甲子，致力於佛教人才的培養，從壽山佛學院到東方佛教學院、佛光山叢林學院的佛教教育，54 年來驪歌不斷，培養出 5 千多位僧信弟子，乃至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 5 所大學、近 300 個道場、16 所佛學院，佛光山能有今日的弘法榮景，可以說源自星雲大師對教育培養人才的堅持。

